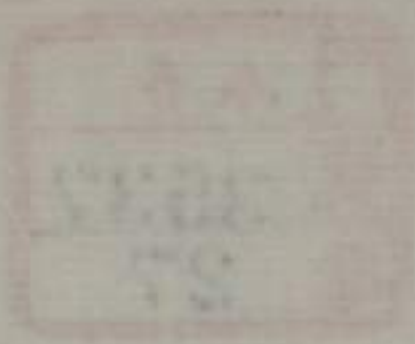


巻別
ル 5
8537
27









門 5  
號 3537  
卷 27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人物志一

案郡縣志之載人物實列傳也然史傳善錄有江做陳畱人物志專錄其善者據唐書藝文志著古今人物志則其名已古故仍其舊

漢

召平廣陵人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史記七項羽傳

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召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輿地紀勝云西漢項羽傳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按召平曾封東陵侯今寰宇記云揚州張網溝在東陵村而東漢志廣陵有東陵亭意即召平



所封案秦時有二召平一廣陵人為陳涉徇廣陵者  
一秦東陵侯種瓜於長安城東者史記漢書蕭何傳皆  
云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於長安城東則東陵侯乃長  
安人非廣陵人也且召平為秦之故侯至漢初種瓜不  
仕其人品甚高豈肯為陳涉所用決非一人明矣三輔  
黃圖經後人增改其說不足信而王象之又以張綱溝  
之東陵村為召平所封地可謂穿鑿附會  
矣平所封之東陵當在關中今無可考

顏駟江都人漢武故事曰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

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

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

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

感其言拜為會稽都尉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

臧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

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旻

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

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

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後漢書五十八 旻

傳 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

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

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輔舉能遷

旻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

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

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

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

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

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

終太原太守見三國賦洪傳注 案後漢書第五種傳

種遷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

貪放種使從事衛羽收匡糾發其賊種即奏匡并以劾



超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郡州郡不能討羽  
請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  
事陷種坐徙朔方種門下掾孫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  
之於太原脫歸匿數年臧吳上書訟之會赦出云云吳  
與旻字形相似臧  
吳疑即臧旻之譌

三國

袁綏廣陵人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子迪與陳國陳融陳雷濮陽逸沛郡蔣纂皆單貧有志  
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迪孫畢字思光作獻

帝春秋

見三國五十七  
陸瑁傳并注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  
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

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  
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  
有行吾敬陳元方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  
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  
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  
敬友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  
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  
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  
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



日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  
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  
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  
樂陵太守魏郡西都部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  
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  
至有歷年悉自覽罪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  
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尚書行前  
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  
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  
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  
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  
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  
既踐泚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卽位進  
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  
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  
帝慙回車而返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  
景初元年薨謚貞侯子本嗣三國二十二世語曰劉  
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  
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  
又問三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帝曰  
劉暉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

重刊... 卷之四十一 三 人物一



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子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也見本傳注案後漢廣陵之東陽在今盱眙縣界因跨有寶應縣地故存之

陳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

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

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尉河北諸

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同上注引晉書云

騫字休淵為晉位命功臣有傳詳後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還本郡舉茂才公府

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贄焉表為正議校

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

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

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

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

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

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

即表權為破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

附出紘為會稽東郡都尉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

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

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



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又諫於是遂止不行絃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雷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

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存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子元官至南郡太守

尚書元子尚

三國五十三 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

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碩膚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絃之部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並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臧宣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職又絃見枹里張子綱所作為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



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相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見本傳注

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

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次說琴

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

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

皆追以此為語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全上環氏吳紀曰

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對曰陛下

有百觚之量皓曰尚知孔某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見本傳注

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

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

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

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

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見

國五十九孫登傳注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

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

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



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  
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  
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  
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  
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畱鎮長沙安成  
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復爲反亂龍在醴陵岱攻醴  
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  
史到州高涼賊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郡  
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  
賊王金合眾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  
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  
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  
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  
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  
良與時南入而徽不受命舉兵戍海口岱奮擊大破之  
進封番禺侯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召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眾桓厲等皆見斬獲潘濬卒岱  
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  
式作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  
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及陸遜卒諸  
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  
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  
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  
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加賜錢米布絹始岱親近  
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後遂薦拔官至侍  
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  
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  
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  
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三國六十一  
吳碩廣陵人征虜將軍孫皎督夏口委以軍旅皎卒孫  
奐代統其眾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自帥吳碩等爲軍  
前鋒降高城賜爵關內侯散見三國五十一  
孫皎孫奐傳



劉雋廣陵人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知言詞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砍府君雋因以身投之正與刃會砍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雋號呼抱持不置賊因會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太平

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列士傳

劉雋字幼節遷宛陵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縣時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持刀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其家訴縣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以不嘗藥之誤史官書其殺君曰盡心力以事君父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仇

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

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

不辜王法者拘舊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

罪也解印綬去甘泉縣志十三案劉雋疑卽劉雋廣陵列士傳華融撰見新唐書藝文志其

書已亡甘泉志所引不知出于何書

吳武字季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考子升性頑愚考曰

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可爲吾教也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引列士傳

案太平御覽劉雋吳武陳仲考三人俱列于臧洪之後其爲漢以後人無疑不知其爲魏人也今附于

三國諸人之末以俟考

案史記高帝本紀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裴



駟集解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郟號曰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東陽甯君秦嘉臣瓚以爲二人案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則臣瓚之說爲得顏師古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之耳又考史記陳涉世家作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秦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凌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淮水篇又言廣陵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漢間未必屬之然史記稱銓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凌人故於此略之而凌人正與銓人徐人等一類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凌人秦嘉則引地理志



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凌人秦嘉無廣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東陽廣陵混矣

又盛儀嘉靖志云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爲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漢初之淮南廬江郡也不屬廣陵應曜事出白帖云應劭之祖也劭汝南人淮南疑汝南之誤又載三國之倉慈慈淮南人魏之淮南壽春也亦不屬廣陵又有劉熊徐璆徐淑徐宣四人考酸棗令劉熊碑見洪适隸釋碑文云廣陵海西人也徐淑徐璆徐宣後漢書三國志皆作廣陵海西人海西故城今在海州之南漢屬廣陵今爲海州不當羈入楊宜崙高郵州志載入

三國蔣濟濟本傳濟楚國平阿人平阿前漢屬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晉書地理志漢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故本傳云楚國平阿人也平阿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西南六十里今爲平阿集則蔣濟乃鳳陽府人斷非廣陵人矣蓋梁時於高郵州僞置平阿作志者誤以僞置之縣爲平阿故縣也以上諸人不隸本州槩從刪汰至陸朝璣江都縣志忠義門載蔣子文爲秣陵尉事子文事實史傳無徵見於唐人小說當入雜錄豈可與



諸史並列哉

晉

陳騫臨淮東陽人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尚少爲夏侯元所侮意色自若元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

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牽宏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宏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宏旣至尋以爲涼州刺史騫竊嘆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累處方任爲士庶所懷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人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聽畱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



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  
皆畱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  
事騫累稱疾辭位詔又遣侍中敦諭固請許之位同保  
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  
第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  
以袞斂贈太傅諡曰武子輿嗣爵

晉書三十五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父觀平陽  
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  
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  
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祚拜尚書三  
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  
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  
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  
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  
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  
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禮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  
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邊塞流水轉  
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  
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



重刊易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  
其平惠頌在郡上疏自吳平以來東南大州將士更守  
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  
宜得壯士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  
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  
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  
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  
者取之于國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爲宜  
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  
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  
事宜也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  
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  
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  
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  
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頒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  
須車甲器械既具郡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  
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  
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  
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數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



封爵者悉得專之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  
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因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  
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  
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  
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  
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  
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  
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  
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致功所以未善也臣之  
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  
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  
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  
居任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  
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  
之至務也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豪強而  
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  
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  
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  
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  
其稱曰不以一青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



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

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



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恨之不聽頌無  
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隲爲適孫襲封

晉書

四十  
六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諱吳  
黃門郎譚期歲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好學不倦  
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  
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  
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同郡劉頌時爲廷  
尉見之嘆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遷  
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過濮  
水作莊子贊廷掾張延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  
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延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  
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以父墓毀去  
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  
饑饉譚傾心撫卹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  
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  
軍擊冰以功封都亭侯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  
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版遠近極言  
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  
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



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去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珣於朝乃上牋求退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巢父許由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殆用事恒毀譚于帝由是官途不至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卒於家贈光祿大夫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歿茂嗣爵始

晉書五十二



名號爲五僞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官至尚

書

散見晉書六十  
八紀瞻薛兼傳

戴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  
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  
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於時  
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  
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  
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  
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  
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

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  
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  
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  
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  
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  
原何遽遽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未進後生日不  
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  
識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夫平世  
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



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  
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  
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脩  
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  
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  
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  
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  
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夫天地告始萬物權  
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  
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

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  
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  
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  
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  
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

大司農

晉書六十九

高嵩字茂炎廣陵人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  
歲饑惺蔬菜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孝愛稱寓



重刊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懼藏匿軼子  
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  
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善書史總角時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嵩爲主簿益相欽重  
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懼以  
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  
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  
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曰宜致書喻  
以禍福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溫得書還鎮嵩累遷侍中

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侍郎

案舊志有潘京晉書作武陵人不得因

宋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  
規剋桓宏彥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  
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建鄴孟昶居守畱  
之及見武帝被責不自陳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義熙元  
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  
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歷  
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



武帝受命進爵為侯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及文帝入奉大統權鎮襄陽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荊州州府事改封建昌縣公遷南豫州刺史七年遣彥之等北侵十年魏軍仍進滑臺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收彥之下獄免官明年起為護軍九年復

封邑固辭明年卒謚忠公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

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

南史二十五案到彥之彭城武原人其地在邳州北晉書地理志言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又云徐州之淮

北流人相率過江淮到氏居廣陵蓋當是時本傳宋

關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祖晉護軍將軍父敦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麗為後進之美補主簿預討桓元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歷遷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為五兵尚書轉掌度支出為義興太守尋拜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為湘州刺史未之職病卒



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  
官如故子湛

宋書五十三 案濟陽考城晉時已沒僑治廣陵雖割隸南徐而並無實上見南齊

書州郡志

### 南齊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  
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給事爲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  
明帝所疑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  
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  
祖以聞果復本任由是見親侍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  
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  
昇明初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旣建伯玉忠勤  
盡心常衛左右建元元年封南封縣子歷轉豫章王司  
空諮議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  
真使領東宮內外祇懼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  
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因世祖拜陵後密  
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收景真殺之上嘉伯玉盡心愈  
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  
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  
扇爲亂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  
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



之日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南齊書三十一

梁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詞辨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

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宏益永元末為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于世二子褒偉

南史六十

案梁書言范岫

別駕竟陵反義在城中此即宋書竟陵王傳中州別駕范義義與義形似而譌也以兗州稱本州范義父子為廣陵人明矣



江倩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敦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倩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司徒東閣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歷祕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葺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諫之爲郡倩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倩坐禁錮俄被原起累遷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轉尚書吏部右將軍倩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倩及王規

與抗禮不爲之屈高祖謂勉云江倩資歷應居選部勉

對曰倩有眼患又不悉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

年卒時年五十三諡肅子倩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

左遺典三十卷文集十五卷子經

梁書二十一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舍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六歲便解屬文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十六喪母以孝聞弱冠舉南徐州秀才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啓爲府丞祐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



外人不知祗誅賓客皆罹罪革獨以知免除尙書駕部郎中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令與徐勉同掌書記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累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授豫章王長史將軍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勅隨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入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尋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別辨析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尙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



得安臥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尋監吳郡廣  
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  
閭閻爲後進延譽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  
人革性彊直每至朝晏恒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  
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大同元年卒謚彊子有集二十  
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旁  
無姬侍家徒四壁立長子行敏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  
五卷次子從簡歷官司徒從事中郎

梁書二  
十六

杜天合廣陵臨澤人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  
天合與弟僧明及周文育并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頗  
征徃獠有功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工豪  
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  
孫罔討賁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  
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  
死者十六七眾並憚役潰散蕭諮啓子雄及罔與賊交  
通逗畱不進梁武帝勅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畧子烈  
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眾曰盧公累代遇  
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  
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  
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



無恨矣。祿咸慷慨曰：是願也。乃與周文育等率祿結盟，奉子雄弟子畧為主，以攻刺史蕭暎。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祿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祿來討，大破之，殺天合。見陳書八  
杜僧明傳

周

劉璠字寶義，沛人。六世祖敏徙居廣陵，父臧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為著作郎，璠少好讀書，兼善文章。年十七為上黃侯蕭暎所器，重范陽張綰，亦假借之。璠年少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暎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暎辭謝之，乃止。後隨暎在淮南，璠母在建康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居喪毀瘠，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暎終于毘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喪還都，墳成乃退。解褐王國常侍，歷遷平北府司馬。

及武陵王紀稱制于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璠苦求還，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其贈而遣之。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于武。武先令璠赴闕，太祖見之如舊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雅



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于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遂許之城竟獲全以璠為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作雪賦以遂志云世宗初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惟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洮陽洪河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蔡公廣遷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

北周書四十二

劉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皆號神童事母至孝其伯父

黃門郎璆奇之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齊公憲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南縣子憲進爵為王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大將軍領長安萬年二縣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北周書四

劉行本璠兄子父環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宴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內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邈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豈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



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令杖  
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  
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重其教命  
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  
太子左庶子領書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復以本  
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  
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官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  
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北史  
七十

案寶應縣志載入王敬則傳考晉書地理志射陽屬  
廣陵郡不屬臨淮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射陽合則

屬南徐而不屬南兗南齊書州郡志同而注云臨淮

以下郡無實土故王敬則以臨淮射陽人居晉陵之  
南沙也南齊書直曰晉陵南沙人從其實也南史曰  
臨淮射陽人本其籍也其實敬則自生長江南非復  
晉之廣陵射陽人也

又舊府縣志皆載陳憲傳以爲廣陵人徧檢宋書文  
帝本紀南平王鑠傳臧質傳索虜傳載憲戰功甚詳  
而鄧琬傳並及憲之子竟陵丞陳懷真事皆不言其  
爲廣陵人細求其所以致誤之由蓋汲古閣本宋書  
張暢傳載與李孝伯問答語有元謨斗城陳憲小將



云云誤讀斗城陳憲爲句遂認陳憲爲斗城人又見  
太平寰宇記云廣陵縣邵伯埭在斗門縣東北四十  
里又認斗門縣卽廣陵而以斗城爲斗門陳憲乃爲  
廣陵人矣考魏書李孝伯傳亦載與張暢問答語於  
此二語作懸瓠小城陳憲小將然則元謨二字懸瓠  
之譌斗城猶云斗大之城卽小城之義耳廣陵別無  
所謂斗門縣太平寰宇記此文宜是邵伯埭斗門在  
縣東北四十里斗門卽水門邵埭甚長故指水門以  
誌道里云云自誤在字於斗門上而斗門連縣竟成  
一縣名譌以證譌竟認陳憲爲廣陵人徑於宋書造  
陳憲廣陵人五字不亦僭乎

又南齊書崔慧景傳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  
射獵能捕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  
議進惟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考  
竹塘縣梁立於高郵畝內見隋志此當齊東昏時不  
應有竹塘蓋是二地

又考慧景時由廣陵濟江至京口由京口至臨沂臨  
沂今之上元縣則查硎竹塘當在建康境內

唐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邕少



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乃假直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璟奏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祕書監邕諫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司戶韋氏平召拜侍御史彈劾任職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元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御史中丞姚崇嫉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太山還邕見帝泝州詔獻詞賦帝悅然輕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得減死貶遵化尉流嶺南妻温復爲邕請戍邊自贖表入不省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閒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畱



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唐書二百二

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至幕府累擢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

之鄴詞氣不撓三軍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

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眾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畱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歷轉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賞餉不仰有司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鄴以剛嚴始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鄺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

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子栻歷宗正卿京

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唐書一百四十六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

以處也唐柳先生文集十二新唐書奚陟字殷卿其

麻末擢進士文詞清麗科授宏文閣校書郎歷遷中書

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尉所至人人

便安中書史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

右省雜給職田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為率由

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猥料積于省他日以

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遷刑

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陟

贊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陟持

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

符用度畧盡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允十五年

病癰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子敬元位左補缺見卷

一百六十四案舊唐書亦云亳州人與此不同見傳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為揚州倉曹叅軍遂家

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舉賢良

方正異等補盩厔尉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為監察

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後得調播劾解其

官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

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為三原令豪強犯

九十



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厯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切于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超拜禮部尙書尋以檢校尙書出爲淮南節度使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太和元年人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敬

唐書一百六十七

王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遊事拜禮部侍郎李弁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厯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入拜尙書左丞以戶部尙書



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  
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  
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於法由是層積咸  
出民賴以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  
完治起至部修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年俄加皇太  
子侍讀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  
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  
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又使廣  
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苑爲侍講  
學士改太子少師武宗立召爲吏部尚書進封魏郡公

凡四舉士多知名人服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宣宗初檢  
校司空以疾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文懿起性友悌播  
喪哀戚加于人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  
一經目弗忘也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  
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謨集亦多子龜式

唐書一百

六十  
七

王龜字大年性高簡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  
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  
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武宗雅知



之以左拾遺召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缺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常譁言月廩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卒贈工部尙書子蕘力學有文詞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唐書一百六十七

王式以廕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大中中爲晉州刺史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飢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交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相率夜圍城合謀式乘城責讓矢旡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畧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



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  
斬之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城冒名仕至  
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窮治其奸皆榜死咸通三年  
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  
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  
團練罷歸終左吾大將軍

唐書一百六十七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會昌初擢進士第咸通後  
仕寢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累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  
宗初以左僕射召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

破江陵宋威無功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  
行營都統封晉國公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  
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  
是以高駉代之貶太子賓客未幾復平章事是時誅討  
大計悉屬駉駉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  
室每入對必噫鳴流涕固請行乃以爲義成節度使諸  
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  
檄至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  
使功出于已乃搆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  
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



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  
貴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貞子從信心利之伏  
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  
微弱不能治其寃

唐書一百八十五

李磻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  
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黃巢陷洛磻挾尚書八印  
走河陽時畱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磻索印拒不與  
允章悟亦不從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駉受僞命  
磻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  
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崔昭緯素疾磻調劉崇曾掠其麻哭之言磻懷姦與中

書楊復恭昵欵下遷太子少傅磻乃自言爲崇曾誣書  
十一上不止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李茂貞等上  
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  
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磻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  
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磻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  
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注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

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唐書百四十六

李磻傳因李邕連類及之考唐

書宰相世系表元哲徙居廣陵是爲著籍所自始但唐  
傳中由淮南節度使召入爲相有吾老安外鎮語舊唐  
書直云江夏人至磻傳有襄王之亂轉側淮南及辭職  
歸華陰語玩其文義似鄴磻皆非家於揚州者仍存之



以俟  
考

### 五代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於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久之眾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遽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

張顯共溫弒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沒而顯欲

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誰敢不從顯默然可求急趨出書一教內袖中麾同列往使宅賀旣出教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畧言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高祖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諷高祖出溫潤州溫患之可求邀顯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外耶溫亦陽



謝由是不行顯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爲書  
辭府主無懼色盜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  
頃之温令鍾泰章斬顯于牙堂温得除顯而獨專國政  
可求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歷遷門下侍郎尙書右僕  
射同平章事俄進左僕射卒

十國春秋十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續年十餘歲以父廕補千牛備身  
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烈祖受吳禪官兵部侍郎尙  
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尙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  
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卒爲黨人所排出爲  
池州刺史召還歷左僕射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事是

時以軍興百官政事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

鎮海軍節度使逾年稱疾歸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續  
以少貴倦學頗事遊謔見輕同列因力教羣從子弟砥  
礪儒業諸子暨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  
士壽春人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  
時論善之

十國春秋二十三 案江表志宰相表無  
嚴可求有嚴球嚴續作嚴績與此不同

呂師周揚州人豪健義俠粗通緯候兵書父珂事吳武  
忠王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宏農王時師周  
將兵屯上高自言三世將家懼不能免以兵獵境上來  
奔武穆王聞師周至大喜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



攻嶺南盡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表授師周昭州刺史後二年辰州蠻宋鄴寇湘鄉澱州蠻潘金盛寇武岡武

穆王檄師周將衡山兵拒之蠻洞悉平以病卒十國春秋七十

二 路振九國志云師周代父為黑雲都指揮使歐陽史作袁州刺史非見本傳注

高郁揚州人乾寧初武穆王為湖南留後以郁署都軍

判官王初畏淮南荆南廣南之強議以金帛結之郁曰

莫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於是王

始修貢京師開平時郁勸王自京都至襄唐郢復等州

徧置邸務售茶利幾十倍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

收其筭歲入凡萬計又私計地多鉛鐵鑄鉛鐵與銅錢

間行商旅出境無所用鉛鐵錢悉易他物而去復命民

輸稅者用帛代錢湖南民素不習蠶事至是機杼遂絜

於吳越武穆王地大力完得邀封爵與諸鎮抗者郁謀

居多而內外疾郁功者亦人人得甘心之矣先是唐莊

宗入洛武穆王遣子文昭王入貢莊宗佯言曰比聞馬

氏當為高郁所得有子如此安能得之南平王季昌寓

書衡陽王希聲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復令謀者語之

曰忌馬氏者必郁衡陽王素愚輒以為然矯令殺郁十

春秋七李貽業吳起居郎李戴子戴卒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



中官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監國命  
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貽業曰此必奸人詐爲者大行  
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若果宣行貽  
業當對百官毀之由是議得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  
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進兵部尙書卒諡曰簡十國春秋二十

李德誠廣陵人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江南馬步  
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及城破仁義忽顧曰汝見  
我獨不失禮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拜德誠潤州

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  
受禪拜太師進封趙王爲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

州入覲烈祖命宮人迎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

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諡忠懿子

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陸游南唐書

李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家世將相又娶  
于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  
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嗣立尊遇與宋齊邱埒出爲撫  
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  
贖俘掠還其家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



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  
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日欲求數年閒  
適耳疾革遺令勿封樹立碑遺他日毀斲之禍保大十  
年卒贈太保諡曰靖

陸游南  
唐書

何敬洙廣陵人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侯建州  
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及平建州拜楚州  
團練使敬洙嘗自以初事李簡于是州尤自感勵嘗微  
服遊里巷察民疾苦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訴事者  
立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去遷武昌軍節度使  
周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  
地爲戰場日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文夫豈能憚憚

閉門自守耶後主嗣位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乾

德二年卒年七十七諡威烈

陸游南  
唐書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烈祖輔吳用爲祕  
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齊邱喜諛而匡舜  
特率真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歷進中  
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  
舜切諫元宗怒流于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後主嗣位  
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  
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見滯名場者時稱得人



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榜遷刑部侍郎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諡曰貞十國春秋二十

五  
馮令頽廣陵人事本郡為軍吏署歙州鹽鐵院判官郡

將樊思蘊作亂燒營火及令頽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

得人心如此子延已延魯甘泉縣志

劉鄩字巨然其先彭城人徙居廣陵父環檢校戶部尚

書贈右僕射鄩少孤稟至性母王與貞穆皇后有姻舊

故宣帝命事丹陽公府靖恭夙夜動必稱職累遷檢校

禮部尚書崇賢殿使坐除名烈祖受禪悉還其官階田

宅聽歸廣陵元宗立鄩至京師復命其母入禁中如貞

穆之時謂曰吾觀當時近臣唯夫人兒為長者召受命

固辭以疾上曰此子至孝今以其母故不來吾何為奪

其節耶久之以為常州團練判官加檢校右僕射卒年

五十九徐騎省集

案舊志潘祐廣陵人本馬令南唐書考馬書不著籍

徧考陸游南唐書吳任臣十國春秋俱作幽州人今

刪  
宋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



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知制誥與宰相宋齊邱不協誣洩機事坐貶泰州司戶掾俄復舊官時景命內官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楚州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卽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俄召爲太子右諭德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歷官吏部尙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旣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艱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命爲太子率更令歷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貶靜難行軍司馬卒年七十六無子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



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  
改易殊體六國之勢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  
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  
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  
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  
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  
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  
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  
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籀  
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  
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  
之徒莫能矯正唐大厯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  
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  
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  
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  
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  
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  
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  
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  
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  
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  
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  
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  
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  
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  
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  
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  
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  
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  
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銓序之日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謨鳥迹而文字  
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  
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  
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  
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  
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  
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  
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  
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



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  
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  
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  
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  
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堙  
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  
操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  
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  
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閱卷可觀錯又集通釋  
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  
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  
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  
釋五音凡千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爲之篆籀鏤板以行

於世

宋史四百  
四十一

崔希甫高郵人有才畧宋將沈承禮攻江南請爲府判  
官江南平潘美薦於太宗召見拜太子中允回賜金紫  
命知原州召還拜監察御史凡朝廷更置諸道事務及  
指揮沿邊將帥多命希甫乘傳處分輒稱上意賜金帶  
仍命懸魚時號重命御史子琮擢進士第雍正志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爲學從祖開頗器之舉



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歷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時植領京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職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宋史二百九十四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少以蔭爲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皋縣長於治財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爲使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

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二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不數月京師足食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元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擢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

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

東都事畧七十五案宋史許元宣

州宣城人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奇珍以賂遺京師權貴與此不同見二百九十九

陳知微字希顏高郵人咸平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累官京東轉運副使奏還東平監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又決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黃河歲減夫役數



萬計遷右司諫徙荆湖南路轉運使召還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饑遣知微巡撫所至按視儲糧察諸吏能否使還判吏部銓兼刑部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應宮判官卒年五十錄其子舜卿爲太常寺奉禮郎知微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不務皦察有集三十卷子堯卿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

宋史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爲秘書省校書郎以母疾詔遷官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五十萬陳

腐不可食長卿爲酌新舊均潔之吏罪得免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或言某眾將叛洛中譴然長卿馳諭

之曰天雨敗屋廬未能葺汝輩豈有欲叛意得毋有乘此動吾軍者耶推首惡一人誅之畱宿其所眾遂定詔

汰二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爲止知和州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

言無理問其貲曰上等也家幾人曰惟此弟耳曰然則汝殺弟也鞫之服郡人神明之歷江浙荆淮發運使歲

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耳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

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卒罷之時又將弛茶禁



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本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爲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高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累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震城郭倉庾皆潰長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於政事性廉潔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歿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宋史

十一

沈播其先湖州武康人父玉知真州軍事遂家焉播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楚州司法參軍再調貴池簿佐爲令有聲嘗攝銅陵縣有兄弟爭財播爲辨其曲直卒感悟讓財同居其去也二縣之人泣涕追送焉循道守官屢絀於時卒於京師四子皆舉進士

雍正志

孫錫字昌齡江都人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錫以天聖二年進士由主簿知仁和縣籍取兇惡縣人畏愛之累遷開封府推官以謫出會明堂恩詔還同判尙書刑部奏赦賈販不輸物稅逮捕親屬繫獄者一百二



十三人復爲開封府推官隨尹奏當改者數事仁宗以爲然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錫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受賕下府勘實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劾府希宰相旨故杖殺清貺以滅口仁宗疑之悉罷知府推判官以錫知太平州未幾卽悟復以錫提點淮南路刑獄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召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至則召爲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汝潁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

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

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老致仕神宗卽位遷司封賜

金紫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八有文集二十卷見王荆公臨川集

案舊志注宋史考宋史列傳無此人

周濤字幾道海陵人慶厯六年進士歷知杭州錢塘縣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授簽書梓州判

官王荆公墓誌

徐成甫其先泰州興化人徙高郵家焉祖元吉有厚德終于高郵軍司理父格通州司戶叅軍成甫以入粟試



將作監主簿遷潭州寧鄉事親孝甘新未進不以嘗叔  
父爲仇所構會有人誣成甫笞殺家奴刺史大怒并逮  
其叔成甫曰罪緣成甫不繇叔也獄吏嘉之爲請於刺  
史得脫爲友人貧者買田葬五喪婚姻事不幸至於難  
處卒以兩全博涉傳記陰陽醫藥筭術諸書晚節尤厭  
人事蔬食清淡爲忘年計卒年四十一子五人文通文

仲文剛文饒文昌

見秦少游  
淮海集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凡書皆一閱不再  
讀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方平

請順適其意爲不可勝以待之時天下全盛決計用兵

方平上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俄知  
諫院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敝方平言願因郊社引咎  
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旣以  
修起居注使契丹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決  
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  
請絕其使方平曰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  
則封冊暮下時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  
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  
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判太



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且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日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執中瞿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帝覽對甚悅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累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邱山也乃畫上十四策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尙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英宗立累遷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卽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又請差減錫賚



拜叅知政事會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  
遭父憂服闋入覲畱判尙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  
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  
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  
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耶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  
北院使畱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  
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皆因其  
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  
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密  
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  
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并食我地宗  
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  
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于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  
患不可聽也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  
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  
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禧卽行除中太一宮使王  
安石弛銅禁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誥安石舉累朝  
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進使南院  
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  
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



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  
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  
坊場司農并及祠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于商  
邱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免乎帝  
震怒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  
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  
遺令勿請謚尙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  
有氣節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  
與其二子軾轍深器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  
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諸葛亮晚受知

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巍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

都曰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  
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  
辟以攷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  
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

宋史三百十八 案舊志云其先宋人徙揚州係據  
東坡墓誌耳然誌中所敘實係應天人存以備考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  
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  
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  
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



誥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辯未幾執中去溱亦以待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于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翹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尋歷官知開封府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已而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

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

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與葬以厲臣節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

目爲七字舍人云

宋史三百二十一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竦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臥不



出孟陽入見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叅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宮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卽位命爲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院中羣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乃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

十九詔特官其婿及子孫二人

宋史三百二十一州志云孟陽之曾祖敬

述知秦州遂家焉敬述仕蜀爲膳部郎及歸宋知江州奏免誅逆死者二十人作大家廬山下葬暴骨萬餘多陰德又孟陽恬于仕進自奉儉約有腴田數頃盡與弟姪其沒也無以爲葬近臣以聞兩宮惻然加賜子孫累舉進士

潘及甫字憲臣江都人博通經史厲志文行聞胡瑗倡學於湖往從之瑗見其文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厓中與兄希甫同登進士爲懷仁尉筠州判官及知分寧霍邱壽春三縣所至咸著政績遷秘書丞充楚王宮太學教授律宗室以禮法神宗嘉之後以屯田員外郎通判江州遷左朝散郎親族之貧寡孤幼



者皆賴其撫卹晚得日疾每命子姪執策讀於前終日傾耳危坐無倦容未卒前一日猶臥聽周書漢史口占爲詩而卒

雍正志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爲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旣殊任使之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遠其爲禍患尙可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建明神



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卽奏疏如所言神  
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覺連章丐去乃通判越州徙知  
通州熙寧二年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  
將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覺條奏其妄安石覽之怒始有  
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  
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旣受命復奏疏辭行以覺  
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  
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  
以祖母喪求解官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于婚喪  
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資裝無得過百千累遷右諫議  
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  
及天禧詔書凡發令奏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  
確韓縝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  
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日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  
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覺  
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袒免從員外置改主  
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  
罷除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  
逐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  
文以誄談者稱之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



弟覽

宋史三百四十四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帥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濟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吏爲姦欺洙革其甚者八事進知制誥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擬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九洙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辭典麗有西漢之風

宋史三百

一十

楊處厚字純甫江都人以父闕恩補齋郎加校書郎不受召爲婺州浦江尉均平徭役邑人悅服爲永康錄事參軍地控威茂同官皆武人處厚善於協恭兵民之政



無不關預守賴以治卒於官

雍正志

王幾字彥成江都人知舒城未赴丁父憂王安石知其才選宰長洲縣縣號難治幾弛張以時豪強懾服歲饑廣爲賑救民無轉徙權勢者欲侵撓之執法不回治聲

聞京師仕至大理寺丞

雍正志

孫馨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馨年十五遊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眾相傳有異法馨收按奸狀立伏辜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馨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

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逆謂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馨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馨與尙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馨開封歷轉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提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諡通靖馨篤



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  
晁之黃廷堅女黨事起家人危懼馨一無所顧時人稱  
之宋史三百四十七

張某真州人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文立就舉  
進士開封第一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有能名歷知英州  
遷秘書丞嘉祐二年卒子師軻官太廟齋郎某之疾病  
也州人為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其得人心如此

見王荆公臨川集

李問其先金陵人後遷廣陵善為詩柳開王禹偁稱之  
少貧賤不自存及為吏推誠愛人終不以貧故變節卒  
年九十餘同上

王某揚之江都人以父任為太廟齋郎養其父不忍一  
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為南劍州司戶參  
軍歷監潁州稅越州山陰縣滑州錄事參軍隨州唐城  
縣令其為銀銅場冶者復業而歲課大溢為尉能發奸  
偷為錄事能治獄不撓為令有惠愛於人其試于事者  
如此年七十致仕熙寧五年卒子二人幾深見蔡忠惠公集  
孫覽字傳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  
大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  
曰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耶皆感謝



去就列神宗壯其才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不答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徙本部隨事約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歷官渭州夏人入邊檄大將苗履禦之履稱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肅然召知開封府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

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黜削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宋史三百四十四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奸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執政指爲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歷進侍御史時翰林承



吉溫伯爲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歷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

宋史三百四十七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告王安石爲羣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遊擢進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怙然富民賂吏將創橋所居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可去橋不可剗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爲政引執中編修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卽相率歸命召爲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邱墓伐桑柘萬家聚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眾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爲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卹刑之至也今



一旦均之恐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治民之意也  
 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  
 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  
 上官均據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  
 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  
 界以騎都尉詰且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宋史三百四十七 嘉靖志作高郵臨澤人父竦教授  
 里中從遊者多以文學知名又喬姓初從木唐代宗朝  
 吏部有選人橋叔獻橋欽道以明經出身同甲而奏帝  
 批其狀曰大高為喬理甚明白加以木一何贅乎並  
 令去木為喬自是  
 喬姓無從木者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少

從王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  
 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自列  
 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為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崇政殿  
 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為解拜右司  
 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  
 期以為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哲宗屢首肯之真  
 拜中書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  
 弟錫 宋史三百五十四  
 沈錫字子昭以王安石禮任為鄂公司戶參軍崇寧初為  
 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銓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遠



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概罪之恐非敦世厲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累遷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與獄錫至都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於朝由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秦汝宣四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

同上

吳祥真州人中進士第為吉州推官選開封縣丞大臣稱其才遂為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考城龍門二縣遷太常博士復知蘄水縣以疾歸祥官吉州時弟死祥為孤女數人營嫁在開封衣食常不足而親舊相向如歸

父喪稱家以葬人或出財以為基址祥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

雍正志

張汝賢字祖禹先世廬陵人徙居真州第進士初調贛縣主簿以御史中丞薦元豐間除侍御史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俱罷元祐初復為吏部郎迎事立決吏不敢欺後使閩越奏弛茶鹽增價除新額十之八又以赦令蠲民負官錢米五十餘萬淮南饑充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歲餘以左司郎中召還道卒

雍正志

張汝明字舜文少嗜學入太學有聲登進士第歷主簿參軍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效汝明刺血調藥傅之而



愈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  
或言其名召實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值不  
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去取錄徽宗覽  
之曰攷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  
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  
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往  
來汝明名犯其諱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  
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躬臨以閱實吏不得通賄謝  
而稅均於一路知岳州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  
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浸病羸行輒踣  
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  
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有易索書張子卮言大  
究經傳於世

宋史三百四十八

周秩字仲實泰州人與兄種同舉進士歷官有聲元符  
中當國者革元祐政痛以法繩下時邢恕等令蔡確子  
渭上書訟劉摯等謀危宗社引文彥博子及甫爲證上  
遣朝臣覆實卽以兵防二家悉囚其子弟召秩爲京西  
轉運使俾推治之恕等遣人謂秩還朝當以大司寇相  
處及奏對哲宗面諭曰彼欲盡誅大臣以下將置朕何  
地秩到洛察其無他卽釋禁防招二家子慰諭之具奏



語不涉乘輿非有異志事乃寢大忤時相意仕終集賢殿修撰贈徽猷閣待制

雍正志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邱縣紹聖中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斂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累遷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復陰令沮其奸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畱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暴得疾卒年五十四謚文簡

宋史三百五十一

時丹立興化人元祐間任高郵司理莅政仁恕民德之

鄉人稱其所居曰時堡卒秦觀以詩挽之有懸知青史

上又載一千公之句

雍正志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除右司郎官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



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為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徽宗將內禪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於是命敏草傳位太子詔累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俱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甚蔡京父子出知揚州

再貶涪州安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

南宣撫使卒於官

宋史三百五十二 舊志引儀徵志云敏欽宗時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

罷元祐學術之禁又奏蘇軾言祖宗重臺諫乃是察大臣之為奸者臣雖任相事願開言路以通下情又言漢文帝用醇厚長者天下富安武帝用材能天下多事本朝王安石用材能急功利風俗以是壞又言為天下者當視為一物近年以來有御錢有朝廷錢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為分別如此臣願陛下視天下為一則事可成帝皆嘉納又上疏言于安石廢春秋非是願詔立春秋學官以貢舉取士從之

莊徽字彥猷江都人政和初除兩浙運副二年召還歷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時朱勔被寵中貴緣勔而使者的冠蓋相望官吏無不傾身事之徽獨不假借朝廷命官



造乘輿服御於浙西特令徽與勔協理尋詔罷勔尚遷延觀望徽曰此天子盛德事大臣亟當承奉何顧其他卽日罷之在官六年乞閒不允久之提舉洞霄宮卒

雍正志

劉大中字立道楊子人父湜政和間進士分教處州大中經明行修大觀中賜上舍出身時修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汪藻徐師仁而大中與焉紹興三年權監察御史宣諭江南東西路斥奸惡推善類不避權勢歲省泉司官吏費十三萬緡四年遷右司諫言大禮賞格戶部迫取物帛爲害詔爲展限一月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處州戢吏撫民所部肅然未幾召還八年除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遂奏疏中原陷沒東南民死於兵火存者十無二三奸臣虐用誅求過數最爲疾苦以致愚民怨憤殺子溺女乞自今守令滿日俱以生齒增減爲殿最首議建儲語尤懇切高宗爲之感悟賜以御書陸機文賦是年冬以與趙鼎見合不附和議秦檜使御史蕭振劾罷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再知處州以疾乞閒卒於處葬白雲山括蒼新志自宣和以後賢守三人大中居其一

雍正志

李正民揚州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累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一  
遷中書舍人出爲兩浙江西湖南撫諭使正民請依法具奏官吏能否其民間事干州縣實負冤抑者並聽陳訴卽爲伸理從之以奉使稱職除給事中吏部侍郎正民辭不拜上特賜詔使就職紹興十三年正民奏宣和以前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宜依舊給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爲江西路提點刑獄仕至右朝散大夫克徽猷閣待制平原縣

開國伯卒

雍正志

王昂揚州人少以文學知名政和八年廷策進士嘉王楷第一上不欲以王子魁多士昂名在第二擢置榜首除祕書省校書郎宣和元年昂言今後除卿監未經上殿者乞令如郎官之法并令閣門引見從之高宗卽位除尚書工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祕書少監時御府頒降書籍四百九十二種曾收家藏書二千六百餘卷昂請分爲經史子集四庫委官校讐其脫落譌舛者以別本參考補寫畢則繳進除徽猷閣待制知台州尋奉祠江州卒於家

雍正志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詞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



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范宗尹薦於朝入對高宗嘉之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帝方嚮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鵝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鴿色邪入朝以聞詔止之帝欲遷趙令慮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於朝帝爲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強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戚家賦役與



編戶均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托進擬不自朝廷所係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耶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

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起知温州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畱者其學根柢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宋史三百八十一



蕭舜俞楊子人宣和時劉豫避亂真州後知濟南降兀  
木僭號偽齊舜俞三表薦豫不從乃貶舜俞淮揚軍後  
三表達于朝恩及其弟舜咨

嘉靖志

潘汝一字古玉海陵人博貫經史工爲文靖康初徽宗  
南幸童貫等勸渡楊子汝一至江都上書乞回鑿慰天  
下建炎間許容攝州事降金汝一不食者數日所親強  
之乃起金將遣人通意且曰不獨免死孤城將北借濟  
上富且貴焉汝一罵曰吾生於宋死於宋闔門爲忠義  
鬼含笑入地矣容欲作賀偽齊表召之不往金又命容  
擇文士草檄容迫遣之汝一以死拒金人取城中圖書

或求其所著文以獻汝一指篋曰此豈可充雞林庭幣  
邪鄉人高之紹興中以進士久次得官更歷州縣卒有  
羣玉府鳳池集共二十卷

雍正志

周麟之字茂振泰州人敬述四世孫少負邁才登紹興  
進士中博學宏詞第一授太學錄尋擢中書舍人倅徽  
州明年召對授著作兼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使金金  
主爲殊禮厚遺遣還兼吏部尙書累官左朝奉大夫同  
知樞密院適金人渝盟議遣使重其行乃復命麟之受  
詔未陞辭會天申節慶使至持嫚書且索兩淮襄漢地  
中外忿之麟之因奏金人意可卜宜練甲申儆不當遣



使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何以應之對曰講信之始分封畫圻應有載言願出以示之彼將自塞使者果無語麟之又上疏極諍曰昔日之講和今日之渝盟不待上智而知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在陛下審處而應臣當竭智畢力贊成事幾使搖尾乞憐臣竊恥之疏入謫祕監分司南京居瑞州孝宗立復故官尋卒麟之學識宏富辭令得體著有海陵集

雍正志

李易字順之揚州人好學多聞以清素見稱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策試進士第一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授簽書江陰軍判官會金人至夏港距城數里守臣胡紡謂易曰吾曹當死城郭君有母宜急避之易歸告其母蔣氏母曰我去則汝必無意堅守死生當與汝同之由是易守益固金人亦引去紹興元年爲太常博士韓世忠辟易參謀轉工部員外郎爲太常寺少卿自建炎惟揚之變宗正寺所掌圖牒皆逸於江滸至是易請編次玉牒從之遷中書舍人改直祕閣知揚州以本貫辭不許官至敷文閣待制隨奉祠卒於秀水

雍正志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衡不忍以敲撲迎合投劾而歸後知溧陽縣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



重修揚州府志 卷之四十六  
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歷四年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自浙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累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定居崑山結茅別墅聚書踰萬卷號曰樂庵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中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

也其父實師程頤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僞飾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聖門所謂聞

道者與

宋史三百九十

史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歙縣尉秩滿詣闕上保治要畧八篇丞相陳康伯薦於朝除樞密院編修乞築和州城及舒揚防守荆襄事宜高宗視師江上命扈從至鎮江上恢復要覽五篇且指張浚之



失至建康言三國六朝形勢與今日不同要當無事則都錢塘有事則幸建康以爲東西都詔下侍從司諫集議從之尋除司農寺丞孝宗卽位除度支員外郎後因論左帑南庫西庫窠名差互忤時相以散官謫永州尋復原官除右文殿修撰知靜江府未赴而罷賜爵文安縣開國男轉朝議大夫後歸老姑蘇號吳門老圃所著有建康志十卷

雍正志

沈度字公雅真州人播曾孫紹興間令餘干有善績以考功郎中除直秘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上

日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治行昭著可謂得人又詢吳

中歲事度奏臣初到郡水歉艱食荷陛下捐馬料四萬餘石以賑之全活甚衆上曰正賴良守措置漢宣帝所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卽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度屬吏剏立社倉均糴度以錢六萬緡助役倉成民賴之朱記其事又知臨安府仕終兵部尙書

雍正志

鍾離松字其紹真州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乾道間以朝請郎知興化軍事爲人退然自下治郡事每窮日之力而繼以火馭吏牧民並善嘗奏蠲民租詔盡除之真士稱良牧者以松爲首焉

雍正志



孫祺字若谷高郵人隆興元年進士調繁昌尉乾道六年旱攝邑事者悉以餘米獻於郡祺爭之不得乃請於郡願留米依常平法減價出糶以濟飢民自冬至春民食不缺郡悉和糶散行鄉落隨所糶之米就富食椿留未幾縣治火倉庫一空延及居民上下嗷嗷祺乃發椿留米以賑糶之民復沾惠

雍正志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簿人對遷軍器監主簿歷進工部郎官請懲貪吏累遷起居郎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宋史四百二十二  
舊志引姓譜云大年

知黎州治鑑甲增料錢以優郡兵會大水即以私帑賑民比遷朝一夫荷擔而已郡人歌之

李直養字無害揚州人正民之孫紹熙元年攝華亭令是年夏久旱直養虔禱獲大雨三日畎澮沾足秋旱再禱又應歲大稔二年丞平湖以當路薦遂為令邑沿海多溺屍乘潮上暴露沙際直養置冢瘞之未踰年瘞百五十餘人又知海鹽縣修葺學校作小學定為章程擇教諭朱沆為之師風俗丕變民為立去思碑

雍正志

田克悉字安叔江都人學問該博為鄉里推嘉定元年登進士松溪主簿秩滿試博學宏詞科崔與之帥揚甚敬禮之及鎮蜀辟置幕府資其贊畫後知沔州決疑獄



抑僥倖節浮費政績茂著民甚愛之雍正志

李椿江都人通判徽州淳熙間以朝奉大夫試司農卿

時遜可知臨安者椿在議中或謂其於人無委曲帝曰

正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

解去所著有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嘉靖志

王禔揚州人政和初知麗水賦役均平吏無容奸縱囚

使歸尅期而至邑有通濟堰灌田數千頃久而沙石積

塞禔作石閘度沙石修斗門泄暴漲民為立祠配詹南

二司馬祠括蒼彙記

陸峻字子高高郵人紹熙元年登進士攝濠州值寇猖

獩開示大信以收人心散卒聞峻至受廛者數千乃悉

簡為勁兵知和州養士厲俗修倉浚隄免歸有益齋集

橋李詩繫

田文虎字炳叔真州人寶慶初登進士第仕至樞密院

檢詳出知常州居官極廉介妻子惟衣布素死之日家

無餘資儀徵縣志

龔基先字平叔高郵人父炳徙居京口基先登進士第

官至太常卒平生愛惜士類倡義率諸鄉達創淮海書

院以處淮士之流離者子灤官司農卿國亡士大夫居

班行者隨例北上灤行至莘縣不食卒嘉靖志



案舊志宋有杜鎬傳宋史云常州無錫人其孫杞爲  
真州通判未言移居楊子歐陽永叔亦謂鎬之孫杞  
世爲金陵人張榘嘉靖志已云其實不可考則鎬之  
徙揚州無的據或杜杞官真州而遂家於揚亦未可  
知然自係杞以後事亦不得以其孫故而謂其祖爲  
徙居之人也今刪

又泰州志有胡瑗傳據宋史本傳稱泰州海陵人此  
志之所本今考東都事畧云如皋人歐陽永叔墓表  
亦同蓋泰州本名海陵故有稱爲海陵人者史又冠  
以泰州則似海陵縣矣其實乃如皋人也不載

元

丁濟字漑之高郵人爲寧國尹忽白晝磚石飛空而下  
破屋傷人如是者累日丞簿相視愕然濟曰奸民弄法  
縣尹之責強鬼與妖城隍神之過也約三日不止將廢  
爾祀自是妖竟不復作後爲奉化尹衆務畢舉凡所判  
決更不復移人奉爲神

雍正志

崔禮字和之高郵人壯年遊京師上言海運之便授進  
義校尉管領海運改廣東鹽課市舶副提舉財貨淵藪  
一無所取尋除鹽課司副提舉歲增課鈔一萬九百錠  
有奇潮州大水颶風爲災江西行省遣禮往賑全活甚



衆潮民德之

雍正志

曲出江都人爲邵武達魯花赤儉樸寬仁爲政不擾僚屬化之汀寇犯境賴出保捍郡以無事

雍正志

夏思忠字仲信高郵人授江淮行省郎中改杭州路總管思忠開敏無滯礙遇事勇於有爲杭學兵燹之後前守帖木烈思興造甫完守廟者不戒於火悉焚之思忠慨然以興復爲已任基址廣袤廟宇嚴整爲浙右之冠

嘉靖浙江通志

石光著字仲明海陵人至正間爲嘉興尹多善政士民

立碑頌德

明一統志

邱克莊廣陵人至正二十二年大比江浙行省克莊以詩經就試預選年甫三十識朗志果從師友窮經史以問學爲事及廣陵被兵一時謀人策士乘機遇合以取富貴顧乃入庠序訓生徒取所入以自給可謂士之卓

然自立者

始豐類稿

彭好古字德明江都人官福建崇安縣每朔望及上下旬暇日率邑儒與吏詣學講經史立惠民局修廣福橋

民甚德之

江都縣志



重修揚州府志卷之四十六



